



琴台客聚  
彥火

## X哥廚房

我從深圳返香港，一個久違的菲律賓朋友來香港玩，住在北角丹拿山另一個香港朋友的家。

那天中午，這位香港朋友就在附近的一個房協轄下的高級退休公寓內一家「X哥廚房」請吃中午飯。

這家餐廳開在公寓會所之內，名聲如雷貫耳，因聽說人去吃飯，還要辦理會所入會手續，我是怕麻煩的人，不敢造訪，這次朋友請客，只好硬着頭皮上去。入到餐廳，只見門口兩邊牆壁貼滿了城中名人包括明星的照片，果然不同凡響。

但這頓午飯吃下來，覺得點心及小菜與普通廣東茶樓無異，吃不出什麼名堂來。我是一個不信邪的人，我向朋友表示，也許我們沒叫到這家「廚房」的拿手菜，我們擇日再來，我請客。

我相信晚上會好一點，讓朋友訂一間房，可惜那一晚房間沒有位了，聽說只有兩間房。

一個文友聽說我要去這家「廚房」吃飯，說她認識這個大廚，她說起這個大廚，為之肅然起敬。她說大廚曾告訴她，他為一個城中富豪做過一百萬的滿漢全席。

這位朋友說可以為我打電話給這個大廚，我為之敬謝不敏，還是「微服出吃」好，較少拘束。

結果那個晚上，我早到，問起夥計有什麼招牌菜，她表示，很多招牌大菜（指貴格菜）都要預定的。我讓她介紹幾款他們最拿手的小菜，她說了幾道菜，我照單全收。

那天因為是周一，食客不是太多，還有好幾張空桌。但起菜奇慢。那些招牌小菜味道爾爾，只有一道羊腩煲差強人意，我攜了一瓶茅台酒去，本來是抱着美酒加佳餚的心態前去，結果大失所望。

我想，不如叫一道最尋常小菜，也許可以做得好些吧，見菜單有一客小炒王，問夥計這道菜可好，她回答說有不少食客叫過，我便心安理得，等吃小炒王。

大抵近半句鐘，小炒王上席，我瞪大雙眼不信這道菜是小炒王，且看這道小炒王是西芹、冰鮮蝦仁、腰果混炒一通，我從未見過這樣做法的「小炒王」，因是濕炒，香氣全無。

問起夥計，回答說他們是這樣炒的，結果吃下去味同嚼蠟。我過去吃的小炒王一般是鑊氣十足，佐料有韭菜、爆香的蝦乾、腩肉片、腰果等等，另加蝦醬。一上桌香味四溢。

這道小炒王是屬於「冒牌小炒王」，香氣鑊氣全無，配料也是莫名其妙，我為之嘆為觀止。（「閒話食肆」，之二）



姚珏雅音  
姚珏

## 沉浸式藝術

2024年我的第一場演出「弦繫紫荊」獨奏音樂會，前幾天在天津安里甘藝術中心舉行。這次的演出體驗是很有趣的，安里甘藝術中心是1903年建成的一座哥德式教堂，由英國人設計建造，距今已經120年，2018年整體修繕，去年完成更新升級，以傳承美好生活為使命，傳播藝術文化。在美國和歐洲，在教堂會舉辦音樂會，這次我的演出是第一個在亞洲的教堂建築舉辦正式的音樂會。

我演奏了中國作品《海濱音詩》、《金色的爐台》，以及《紅日永恒》香港經典流行歌曲串聯，當然也有西方經典貝多芬《F大調第五號小提琴奏鳴曲，作品24》和克萊斯勒《維也納進行曲》等。我感覺巴洛克風格的樂曲在這樣的實景演出，特別能把演奏者和聆聽者都帶入環境，我感覺到我和這個地方有聯繫、有感悟的東西。建築和環境，任何東西有歷史，就真的有生命，能夠感染你。音樂藝術和歷史文化是互相配合的，任何好的作品有歷史感，就有價值。我在安里甘藝術中心演出時，感覺融入了音樂和環境，在舞台的演出也可以發揮自如。當然這不僅僅是在西方的建築，2015年開幕的香港慈山寺，我也受邀在中國式寺廟建築演奏，同樣有融入感覺和沉浸體驗。

我想這也是當下很流行的沉浸式藝術，就是打造一個環境，讓參與者慢

慢感受，漸漸深入其中，成為一種體驗和啟發。比如亞洲當地藝術大師草間彌生，就曾經在1960年代打造眩目的鏡屋，她想用這種環境向觀者傳遞藝術無處不在的理念。

其實沉浸式藝術雖然是時尚流行，但實際上文化藝術本身從來都有沉浸式的屬性。比如電影電視的影像表現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場景、服裝和化妝造型。最近香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上海話電視劇《繁花》正在熱播，一方面滬語方言的對白成為讓觀眾回到歷史年代，感受海派文化的重要載體。另一方面為了還原歷史環境，投資方影集團耗資5億，收購吳淞影視基地，並1:1復刻了劇中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黃河路以及進賢路。

當下沉浸式體驗已經貫穿了年輕人的文化藝術娛樂生活，因此作為藝術工作者，我們也更需要在創作和演出中，創新地運用沉浸式的元素，讓演出者、聆聽者和環境之間能夠更好地產生互動和融匯。從未來發展來說，我覺得有幾點需要留意，第一是作為藝術演出者，需要更加敏感細膩地了解和運用演出環境，把感悟的內核有效地傳遞給觀眾。第二，沉浸式藝術在傳統藝術的基礎上，可以更廣泛和跨界地運用各種手段，包括聲、光、電等科技方式，為觀眾帶來更加全新的體驗。第三，在運用科技和環境的同時，還是需要回到藝術內容本身，回到審美的初心，讓觀眾真正從沉浸式的體驗獲得啟發和正能量。



水過留痕  
少爺兵

## 心理包袱太重窒礙演技

剛看過內地一部影片《再見，李可樂》！戲中的「父女情」由吳京飾演父親，譚松韻飾演他的女兒，更有實力派女星閔妮，令筆者和友人們「驚訝」的是擅長武打動作的吳京，原來演文戲也是「如此了得」，與譚松韻、閔妮的一家三口，「和諧」的親情直擊觀眾的心靈，被他們「融化」了！對很多人來說，家人永遠是他（她）們的「軟肋」，而觀眾的反應亦都是最直接的，戲已播映多時，但仍不時有人問譚松韻：「你的老爸老媽呢？」當然問的是吳京和閔妮啦！並不是指譚松韻現實生活中的「真正爸媽」。若有觀眾對戲中角色人物「代入感」很重，經常會以戲中角色的名字來稱呼演藝人，演藝人也樂於回應，因為這證明了演藝人的演技深得觀眾心。

跟「老戲骨」演藝人聊天時談及演藝人的演技時，老戲骨首先指是「體驗現實生活」所得融入了角色而成的演技，但老戲骨同時也「吐槽」有部分演藝人因「偶像包袱」思維「太重」，所以演技無法進步：「不少男女演藝人一腦子認為自己是『偶像派』，怕被傳緋聞影響形象，有人放不下『男女授受不親』的想法，害怕被人指『搏槽』或『鹹豬手』等等……其實演藝人的工作就是扮演戲劇裏的不同角色人物，就要拋開『自我』的心態，如果跟對手是扮演情侶、恩愛夫妻等感情戲，要成功演繹令觀眾『信服』，是要表現出『滿眼滿心』都是對方的一份情緒，成為觀眾口中經常說的『甜蜜CP組合』！當然演戲對手的演技及情緒帶動也是重要的一環！總之是要放開懷抱投入角色人物去演，效果自然不差。」

老戲骨強調，在香港演藝人中，他較欣賞的有蔡少芬，亦同時睇好譚俊彥；蔡少芬在內地娛圈可說是「炙手可熱」，她形象鮮明，不卑不亢地表現出「我就是我」！而譚俊彥的外形亦顯得他有「觀眾緣」，演技達標，可能是內心的「包袱」太重，又暫時未遇到「一矢中的」的爆紅角色，只要他能在演技上「做回自己」，不要太拘謹，演藝技巧上他其實有着很多不同「爆發點」的可能性，是實力派的「潛力股」！



爽姐私語  
林爽兒

## 心心念念

能夠參與一個演出超過130場的大型舞劇，儘管是一個小宣傳，已教我歡喜了好一段日子！那便是深圳歌劇舞劇院創作的舞劇《詠春》首次來港演出4日5場！

當他們在內地巡演的時候，我看到一些他們的演出視頻，視頻中的表演片段，舞者的表現加上像電影一樣的拍攝手法，已覺非常吸引，但因為不是超級劇迷，所以也就沒有特別跟進。

某天有位藝術界前輩忽然相約見面，甫坐下他把手機的一段視頻給我，一看我傻了眼，那段視頻便是我早前見過的《詠春》舞劇，前輩問我：「如果我把他們請來香港演出，有可能？」我居然毫不思索地點頭！之後過了兩個多月，前輩告訴我落實了，他們已安排來港演出5場，說要我參與，幫手宣傳事宜。一聽是既興奮又頭癢，如何入手如何操辦，從來未做過有關的宣傳工作，有點不知從何入手，但又捨不得不接呀，儘管連條件都沒說好，便被前輩拖上馬，着實騎虎難下的。

心心念念的《詠春》終於開演了，我協力請來

了汪明荃、鄭文雅、李龍基、葉童、呂良偉、敖嘉年、高潤鴻、謝曉瑩、衛駿暉等觀看，開騷前大家都在估計那是一個怎樣的舞劇，亦有幾位帶着懷疑的態度去。完場之後卻都很雀躍，被記者拉着訪問便滔滔說個不停，都對把武術設計進舞蹈表演中感到驚喜萬分，而其中作為大哥級型男呂良偉，更在完場後留下來跟其中部分演員合照，握手祝賀，嘉許這群年輕的藝術家，場面異常熱鬧感人！

還有最難得的是，《詠春》來港演出的領導丁副局長，他是深圳文化廣電旅遊局副局長，一位隨和沒半點官架子的領導，不裝腔不作勢，我立馬跟他加個微信，做個朋友，日後香港在大灣區的發展，也真的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協助，他也以真誠的態度歡迎我們，希望我們合作能實現！



◆呂良偉夫婦十分欣賞舞劇，特地與一班年輕演員拍照留念。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 
若荷

## 修鞋匠

我一直後悔那個下午，到一個快要散場的集市，修理一雙後跟開線的鞋子。時間是在下午的4點半，可是到達那裏時，已經接近5點了。冬天的暮色降臨得特別早，昏黃的天光下，修鞋的人還在忙碌，她正在給顧客修理一條褲子上的拉鏈。我站在旁邊看着，不時地抬頭望天。天空的顏色漸漸暗下來，太陽已經完全消失在遠處的山巒後面。

我開始感到有些不安。我知道這個時候的活計通常快要結束了，而前面那個客人的衣服還沒有修好。我不禁想起了自己曾經的猶豫和遲疑，如果當初沒有選擇到這裏，那麼現在的情況也許會有所改變。而現在，那些猶豫和遲疑都被修鞋工的热情所驅散。她並沒有拒絕這單生意，而是迅速地接過我的鞋子，準備再一次「創造奇跡」。

我們很早就已經認識。20多年前，她就開始在小城麵粉廠附近擺攤修鞋，後來道路擴建，就把攤位挪到一條通往學校的路上。在那裏經營了七八年時間，我壞掉的包、鞋、衣服拉鏈都是經她的手修好的。她修理起來也非常認真細緻，修好的衣物和鞋子堅固美觀，完全可以再次使用。甚至有時都不抱希望的，她都能幫我修好，我開玩笑說是她創造了奇跡。一個總善的人，總覺得使用過的物品是留下了昔日溫暖的，不捨得輕易丟棄它們。

後來由於城市市容整頓，她們便都聚集到一個拱橋邊上，那是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地方，而且人員也相對集中，攬活計，估計那裏攬到的更多，生意的好壞，就看

機遇和個人的手藝了。相距遠了，我很少專程去那裏修理東西，只是偶爾路過時會順便捎帶着修理一下，而這次卻是我專門找過去的。這天，我站到她的攤前時，已經是黃昏時分，我後悔選擇這個時間來。她也已經年過六旬。20年如白駒過隙，轉瞬即逝。眼睛花了，雖然戴着眼鏡，視力仍然模糊。然而，當她接過我的鞋子後，我不好意思收回來了，更不好意思轉身就走。對她而言，這就是一單生意，她會用精湛的手藝，來彌補自己在寒風中所有的付出。

曾經，我們將這個職業稱為修鞋匠，他們修鞋，也修衣服上的拉鏈，將舊的換新，破的縫補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隨便一個什麼角落，都能成為他們工作的地方。他們中有沉默的老人，有中年人也有年輕人。我曾有一次出差時，看到一個身有殘疾的年輕人，把工具擺在地上，而他則盤腿坐在一個厚厚的蒲團上，用工具為人們修補。為照顧他的生意，我特意讓他配了一把鑰匙，他用胳膊肘支撐着身體，專注地在一台機器上磨製。

縫縫補補，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美德，體現了勤儉節約的價值觀；而「美德」，則強調了這種行為的重要性，以及它所代表的道德品質。記得很久以前，人們經常攜帶需要修補的物品，向路人詢問，「哪裏有修鞋匠？」小時候，我媽經常這樣問周圍的鄰居。那時候的修鞋匠是流動的，不固定，也不會有一個地方停留時間太長。而現在，修鞋匠已不再只是修鞋匠，他們不僅會修鞋，還會修傘、磨刀、配鑰匙，

甚至可能還會修理更多的生活用品，僅僅將他們看作是修鞋匠已經不夠準確。

今年秋天，我去了濟南。在出發前，裝了很多衣服和行李，但是忘記多帶一雙鞋子。離開家後不久，我發現其中一隻鞋子的黏帶鬆了，一走路就會掉下來，我必須一邊走一邊拉起鞋子，並用手指按住它，這讓我感到很不舒服。中午，我吃完飯後，沿着小區外面的街道往東走，剛走出50米，就發現路邊停着一輛三輪車，車把上掛着一塊白色的泡沫板，上面寫着修鞋、磨刀、修傘，還寫了每周五、六在此出攤的時間，最後是他的手機號碼。

第一天，他為我修好了鞋子，第二天，他為我磨平了一把缺了口的菜刀。我遞給他看了一把久未使用過的鋼刀，他接過來看了看，笑着說，這把刀還沒開刃，你是如何用它切菜的？我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新買的鋼刀也是需要開刃的，真是可惜了這幾年我用來磨它的力氣。

他花了不少時間來磨這兩把刀，其間還幫助一位老人修好了雨傘。我問他，你的手藝這麼好，是什麼時候學做這行的？他說，他16歲時開始磨刀，是祖爺爺傳給他一塊磨刀石，後來學修補。他說自己今年有69歲，反問我，你說我做了多少年？

除了修補和磨刀，他的祖爺爺還擅長刻章。由於他沒有專心學習，字寫得不好，刻章技術失傳了。後來，我在朋友圈分享了這位「修鞋匠」的幾張照片。他的鞋子很舊，穿得也很破舊，但是生意特別好。他總是保持着樂觀的態度，臉上經常洋溢着笑容。



踏地觀察  
湯禎兆

## 娛樂類型片的「隱惡揚善」

娛樂類型片作為新導演的木人巷，更大的意義是「隱惡揚善」的功能，何以言之？新導演也是年輕人，人生閱歷始終有限，其實處理社會言志片難度極高，很容易陷入「港台劇」的窠臼，說教味濃，道理先行，角度也易受制於採訪過程的左右，令角色及對白均呈面譜化特質，容易流露個人局限。而新導演理論上也應屬瓜爛熟。借娛樂類型片的重構重拍，在在可顯現及鍛煉對電影語言和技法的掌握，無論小成或小挫，均屬彌足珍貴的成長經驗。

更重要此乃在行業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基本訓練，否則新導演難以掌握兩條腿走路的法門。就以葉偉信為例，不用談到《葉問》成為奠定江湖地位的品牌，今次影展選映一系列的個人化風格作品，背後全有《神偷次世代》

(2000年)、《2002》(2001年)及《乾柴烈火》(2002年)的陰影存在。明暗互通，陰陽映照，委實不可偏廢。至於如何娛樂？怎樣類型？相信慎思敏銳的創作人，一定可在影展選映作中尋到心法竅門。

所謂「葉偉信作為方法」，第二重意義是對觀眾而言，我同樣預設為年輕一代。1996年拍成《旺角風雲》的葉偉信，的而且確需要觀眾的掌聲支持。但我所指的不是庸俗的誠意可嘉，又或是人云亦云的搖旗吶喊，以上的「我推」策略，只會曇花一現。《旺角風雲》需要的是理解葉偉信作為創作人（包括化身為評論黑幫片套路的觀察者身份）的論述，令他的心思不致被埋沒及掩藏。今時今日《旺角風雲》不至於湮沒人間，正是當年一眾有心人竭誠付出的美好回報，成就此時此刻的有緣再遇。



鵬情萬里  
趙鵬飛

## 詩酒趁年華

賦到蒼涼句工整，不幸著生辛詩家。疫下3年，坐困愁城，詩人萍兒孕育了一部詩集《無色之境》。詩人筆下的句子，直面疫魔，掠過悲憫，聆聽疾苦，描摹憂傷，扶持無助，默然無常。在「一株病毒足以淹沒一個春天」的愁苦裏，看到白衣天使向死而生，詩人欣慰「一樹嫩綠也是巨大的安慰」。無奈困身於14天又14天的斗室之內，詩人幽幽地問，「找一張空白的宣紙請教蘇軾義山隔離的詩怎麼寫」。滿城口罩，一片慘淡，落在詩人的眼裏，「遮掩絕色如春/遮掩惶惶眾生」。限聚令下，「確認世界要很擁擠/才凸顯受苦的意義」，是詩人哀婉的嘆息。封關3年，「你有天涯可以浪跡/我有維港可納萬愁」，又見詩人在英氣蕩懷中透出的淡淡自嘲。

四季輪轉，節氣更替，疫下不能離城遠足，亦不能朋朋喚友談天說地，對生命幽微蓬勃的感知，並不會有所停歇。春分時，詩人看到「長在哪裏都能活下去的花木」。清明時節，杏花微雨，詩人哀嘆「我離去的親人躺在大山

多年/他們熱愛的事物依然鮮活靈動」。立夏了，「陽光照到的地方總是那麼薄涼」，芒種了，「你還沒來/夏天的風變得陌生」。直至天涼好個秋，詩人感慨萬千，「時間的另一側/倒影着錯過的無限」。光陰易逝，日曆轉瞬翻到小雪，「你遲遲不肯說出寒/而誰不小心說出你的名」。年到尾，冬至臨，「季節終止流浪/陽光虛空高蹈」。在一個無可奈何的不眠長夜，眺望著遠方隱隱的魚肚白，詩人難過地說：「海瘦到載不動一隻水晶杯。」

所幸，疫霾漸散，香港恢復與內地通關。藩籬既撤，阡陌相通，口岸人頭湧湧，皆是兩兩相擁，淚眼婆娑，詩人的情感熱烈真摯磅礴直接，「適合把愛過的人世再愛一遍」。一語中的，擊穿了多少人心坎上積壓了數年的思念長堤。

林語堂《吾國與吾民》中談到詩時，有這樣一句話，「吾覺得中國詩在中國代替了宗教的任務」，吾也深以為然。去年廣受好評的電影《長安三萬里》，雖是一部動畫片，因其是以詩人和詩歌作為貫穿全劇的主線，俘獲了跨年

齡跨階層觀眾的芳心，即是最好的例證。詩人的生平際遇，和詩人對時代與命運的思考，凝結成既突破一己悲歡又為普羅大眾所共鳴的詩句，之所以能流傳千年，便是因為這些看似簡潔流暢的文字裏，蘊含着中國人對美的認知，對愛的感受，對人生價值取向的形成，以及茫茫前路上的情感依仗。這也是為什麼，看似正在從大眾層面式微的詩，能一直綿延不絕，且偶爆燈花。

寫詩的人，尤其是以新聞為主業的寫詩人，會自主不自主在波瀾壯闊裏，用詩句的洗鍊凝視當下，用詩句的深邃審視當下。這部仍然散發着紙墨幽香的《無色之境》，便是如此。詩人奔波在各類採訪現場，穿行在新聞報道的字裏行間，記錄着這座城市的忙碌與喧囂，感受着一城人的悲欣交集，也用詩歌之美註解着終將歸於平淡的歲月日常。同處一城的讀詩之人，容易在共同經歷的風霜雨雪中，情緒重疊，更容易因為直抵心坎的一句詩，情感共鳴，因而感念詩人所持的一片不滅詩心。